

東南亞中立化的難題與展望

羅石圃

由大馬所提出的東南亞中立化構想，曾于去年十一月在吉隆坡五國部長會議通過宣言，並決定今年三月——尼克森訪匪前在菲召開高峯會議作最後決定，旋又表示會期將隨尼克森訪匪期間提前而提前，但至本年一月中旬，反而宣佈會期將延後，顯然已遭到了複雜的難題。這些難題能否解決？高峯會議縱使如期舉行，中立化的構想可否實現？這都是值得我們探討的。

一 東南亞禍亂的來源

東南亞是亞洲的糧倉，是戰略物資蘊藏最豐富的地帶，也是東西交通的十字路口，西方列強東來，便是先分佔此一地區國家為立足點，日本軍閥南進，也是首先囊括東南亞地區，當世界共產主義尚在胚胎時代，印尼共產黨幾乎與俄共同時成立，而共產國際在巴黎培育中共第一代——朱德、周恩來、陳毅等的同時，也培育了東南亞的共黨播種者胡志明、乃比里輩，當其後中共在上海租界最初成立黨部的同時，迅即在新加坡建立以吸收東南亞華人為主的「南洋共產黨」（註一），顯示共產國際對赤化東南亞工作的重視。

二次大戰後，東南亞各國在民族獨立怒潮澎湃的情況下，迫使西方列強不得不忍讓東南亞的殖民地獨立，各國共產黨人無不在莫斯科與北平的指示下滲入民族陣營，其目標便在使獨立後的政權赤化，統治東南亞國家半世紀以上的英法荷蘭各國既無力援助其舊殖民地抗拒共黨叛亂，且其插手又會助長共黨號召「民族解放」的聲勢，遂形成了各國政府在共產國際的侵略下孤立無援，祇有聽任匪俄的宰割。

美國在大戰期間既以援助盟邦反侵略自任，當東南亞國家遭遇到內戰化的共產國際侵略時，自不容袖手旁觀，在促成一九四五年日內瓦會議——結束越戰且由國際保證印支中立後，即加強對東南亞各盟邦的軍經援助，並成立

「東南亞公約組織」，期使各國由繁榮達成安定和平，且有防堵共產國際侵略的力量。至一九六一年寮戰再起，除協助永珍抵禦共黨而外，並重開日內瓦會議以結束戰爭，再由國際保證寮國中立，不料越南戰局重開，迫使美國不得不出兵協防以遏堵共黨的南侵。所以東南亞的禍亂，乃起于北越及其幕後的匪俄侵略，美國的用兵，正是爲了撲滅此一地區的赤禍。不容許東南亞國家中立而推翻日內瓦保證，並非華府，而是北平與莫斯科和河內。

如果認爲遭受共黨侵略的國家，乃由於未能遵守中立外交立場，然而緬甸和施亞努時代的高棉，以及符瑪所主持的永珍政府，無不是左右兼顧，亦難免于共產國際的武裝侵略，可見東南亞的禍亂，並非中立化所能避免，更非由於美國軍事基地所引起，若問馬來西亞拉薩克上台後，何以熱衷于東南亞中立化的奔走呼號，竟認爲是排除東南亞赤禍的不二法門？其實這正是由於華府對此一地區防衛政策的搖擺不定所促成，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祇有重拾中立主義以求緩和內外共黨的壓力。

二 形成中立化觀念的背景

當一九六八年詹森總統宣佈停止轟炸北越將越戰付予巴黎和談時，東南亞各國無不感到美國的不可恃而惶恐不安。馬來西亞又因英倫同時決定放棄

遠東防務，及馬共武裝的死灰復燃，更覺危疑震撼，雖以左傾政客們一再主張改採中立外交以謀自保，使政府無法不與蘇俄及東歐國家迅速建立貿易關係而外，但拉曼拒絕與北平發生任何貿易外交關係的堅決態度，始終不被國會左派議員的主張所動搖，他所採取的對策是謀求東南亞國家的聯防禦匪。

一九五八年，是吉隆坡國際往來最頻繁的一年，非、泰、印尼、印度的當軸都已先後訪馬，所討論的，亦毫不諱言乃以聯防禦匪為主題，並已決定將于年秋天召開東南亞高峯會議，聯防計劃的實現，可謂呼之欲出（註二）。

不料沙巴問題，釀成非馬交惡，幾使前一年業經成立的東南亞國家協會無法召開，自無法進一步談及聯防，遂形成了此項計劃胎死腹中。延至一九六九年大選，大馬執政的聯盟黨得票急驟下降，左翼政黨崛起，接着發生「五一三」種族衝突大流血慘案。雖經成立行動委員以軍管代替民主法治得以敉平暴亂，但堅持不與共匪往來政策的拉曼，再以遭到「巫統」內部急進份子的攻擊，乃不得不決定退休，將政權交由其副手拉薩克接管。

一九七〇九月拉薩克上台，其外交政策立即轉向，在參加不結盟國家集團高峯會議以後，並宣稱願與北平修好，但須北平（一）保證印支以至東南亞國家和平中立；（二）放棄對大馬仇視，實行和平共處，不干涉內政。接著宣佈在聯合國大會對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投票，贊成納匪而不排我（註三）。一改以往反對阿案立場。如果大家不否認外交是內政的延長，我們應先瞭解拉薩克上台時大馬內部所給予政府的重大壓力。馬來西亞前總理拉曼（Tunku Abdul Rahman）在他退休前所著的「五一三」種族衝突回憶錄中指出：北平對大馬的顛覆工作，是經由中國大陸與印尼兩線而來：前者是以馬共、勞工黨及華人反對黨為工具，目標在壓迫並分化「馬華公會」使之左傾；後者是利用蘇加諾信徒，蠱惑巫人，促使「泛馬回教黨」堅持巫人利益以向「巫統」奪權，同時吸收「巫統」內部急進份子，以打擊他不與北平往來政策。

他明白舉出巫統執委馬哈迪醫生（PR. Mahathir Bio Mohamed）便是巫統內的急進份子之一，這位以公開函件攻擊當時以「巫統」主席兼閣揆拉曼的執政黨中委，據拉曼透露：他正是代表巫統急進派表示對他的政策不滿。在回憶錄中說：

「他們希望在巫統和國家內部建立新秩序，例如他們認為我們的政

治思想落伍，與亞非國家政策不合。他們的理想或為廢除君主立憲制……我覺得他們在宣佈共和國之後，可能要改變我們的外交政策——使馬來西亞更接近亞非集團。」

「據我接獲的報告，蘇加諾雖被罷黜，但他的思想、金錢和黨徒依然散佈在亞洲各地。這些人仍然奉行他的政策，在他秉政期間，他的心腹幹部與馬來西亞國內的組織，左派領袖等保持直接接觸，並製訂推翻大馬計劃。這些所謂巫人領袖，許多已被洗腦，成為執行這些陰謀計劃的工具……。」

拉曼既是由於受到內部左派的壓力而不得不自動退休，繼任的拉薩克自由他們多所遷就。其加入不結盟國家集團，便是依照左派的意見接近亞非國家，走上中立外交的道路，東南亞中立化的構想，也就是由此一路線而來。

二 北平的統戰圈套

中立主義，雖然被杜勒斯認為「是由國際政治上一種墮落的思想所形成」，但迷信中立主義者，也另有他們的一套理論與構想。他們確認在國際政治上強凌弱的時代已隨「國際聯盟」的解散而消失；眾寡寡的時代，已由「聯合國」的成立而來臨。任何國際間的重大問題，一經提到聯大，既可由多數票獲致決定，自能合衆弱小以制服強權。因此，中立主義者要聯合中小國家組成「不結盟國家集團」，並一直主張牽共匪入會。其目標乃在於藉聯合國迫使共匪不得不接受多數國家的決議。

拉薩克接管大馬政權，立即採取中立外交，加入不結盟國家集團，同時宣佈在聯大贊成牽匪入會，並要求北平保證東南亞中立，及放棄對大馬的仇視，便是基於這種理論而採取的一連串活動。當然，迫使他放棄親西方外交政策的，是內在的壓力比外在的壓力更為嚴重，但他當時或認為中立路線既可安內，而改變拉曼不與北平往來的堅定立場，又已提出了先由北平保證東南亞中立及放棄對大馬仇視的先決條件，自不妨以此安撫國內左派並試探北平。

誰知大馬商人在左派鼓動下一致熱中于與大陸直接貿易，尤其認定東膠

東南亞中立化的難題與展望

不能供應後的大陸市場，正是在世界市場滯銷的馬膠爭取填補的大好機會。

同時共匪一再對大馬示惠，于撥款救濟大馬水災後，接着由其駐港影業機構影人所組成的銀星歌舞團亦蒞馬表演，而邀請大馬工商領袖參觀廣州商展的請柬亦接踵而來。執政黨左派與國會反對黨及熱中于與大陸貿易的工商領袖接納拉薩克東南亞中立化主張的可能（註四），大馬又安能放棄爭取大陸樹膠市場的機會？于是有匪馬直接貿易協定的訂立。

拉薩克最初的對匪政策：是先由北平保證東南亞中立化及放棄對大馬仇視，然後再與北平建立貿易外交關係。誰知他竟無法自主，在共匪並未履行他所提出的先決條件以前，居然訂定了匪馬貿易協定。當共匪貿易代表團抵達吉隆坡時，機場上突然出現了不請自來的華人歡迎紅色貴賓人潮，加上馬共武裝同時大肆騷動，這已使拉薩克及其左右膽戰心驚；到他接見共匪貿易團代表探詢毛周對其東南亞中立化的反應時，而對方表示毫無所悉，祇應允代為轉達（註五），這更使他感到馬商訪問團所帶回周恩來贊同他中立化的話（註五），若非該代表團的造謠，便是周恩來騙他進入貿易圈套的謠言，匪馬貿易，根本不是保證東南亞中立和放棄對大馬仇視的起步。

因此拉薩克祇有立即對內號召剿共並發表共黨叛亂的白皮書，用以提高國人對共匪藉貿易顛覆大馬的警覺，且重申大馬公民不得私赴大陸的禁令（註六），以免華人再為共匪所利用。同時更奔走呼籲，促使東協各國附和其東南亞中立化的主張，及牽引共匪進入聯合國。這都顯示拉薩克先前是認為北平意願此一地區中立以抵制美俄勢力的伸張，亦即解除對大陸的封鎖；至此他始意識到北平並無保證中立化的急切要求，所以他不得不發動友邦，企圖在聯合國以衆制寡，迫使共匪不得不與美俄一致作中立的保證。

本來東協各國對大馬的東南亞中立化主張並不欣賞，泰國總理他儂並曾面告拉薩克：此項構想雖佳，但實現並非易事，由於北平斷不會放棄對此一地區輸出戰爭（註七），然而國際情勢的演變，加上各國共黨及其同路人在北平國際統戰機構指揮下的推波助瀾，已使各國當軸難以把握其既定政策，到尼克森訪匪已由季辛吉兩度進入鐵幕安排，接着聯合國又接納了「納匪派」案，以致東協各國認為情勢急轉，不能不同意拉薩克的意見，遂決定于去年十一月廿六日，在吉隆坡召開以討論東南亞中立化為主題的東協五國外長

會議。這是大馬的倡導已得到友邦支持的開始。

四 吉隆坡會議通過中立化宣言

拉薩克的東南亞中立化構想，是以奧地利為藍本，依照奧地利中立化的一些盟約規定：為嚴守中立地位，它不得參加任何政治性或軍事性同盟，更不得准許外國軍事基地建于其國土之內（註八），所以當去年十月二日東協五國外長決定在吉隆坡召開以討論東南亞中立化為主題的部長級會議消息傳出後，最着急的是尼克森政府。試想在美國內部反越戰的怒潮奔騰澎湃情況下，姑息份子對美軍全部撤出東南亞及放棄此一地區的軍事基地唯恐不速；如果再由東南亞各國政府主動向華府提出撤退基地及撤軍要求，則無異為美國反戰風潮推波助瀾，給白宮增加難以抗拒的壓力。

從去年十月九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否認美方對東南亞中立化計劃已表同意（註九），即不難看出華府並沒有放棄對此一地區防衛的意願，至十一月十三日，泰國政府宣佈泰美雙方已同意駐泰美軍三萬餘人繼續留駐，俾達成防堵共軍進侵印支三邦的任務（註十），接着泰國發生政變，解散國會與內閣——清除主張中立外交的政客，重申堅決內剿泰共外禦共匪的立場。這更說明尼克森政府並不因訪匪而改變對東南亞的協防政策，且已取得了泰國領導者的信任，自不必再寄望於中立化保證的苟安，亦可想見華府對東南亞盟邦由美匪關係轉變所引起的後果之重視，以致不得不急謀對策。

泰國前外長他納是中立化宣言的起草人，當吉隆坡會議前夕，他已在政變中被列入中立主義者名單而丟掉了外長的紗帽，最後雖仍以特使身份出席會議，但所起草的宣言，自不能不依照新政府的立場而加以修改，在會場內外，亦再不能與拉薩克同聲相應，菲律賓始終與馬來西亞在中立觀念上不能合拍，馬尼拉的目標，在藉此對華府提出警告，且無意退出東南亞組織與收回美軍駐菲基地，這與政變後的泰國立場十分接近，與大馬的觀點則大有距離。星加坡總理李光耀既公開指出：美國為了維護其在東南亞的鉅大投資，自不會放棄對此一區域的防衛責任（註十一），印尼外長馬立克在出席吉隆坡會議時，曾經帶了兩位負責情報與保安的將領參加（註十二），更屬發人深審。

在會議過程中，雖然一致表示同意東南亞中立化的構想，但如何實現此項構想？則並沒有具體的決定。所以最後通過的宣言，其內容也十分空洞，祇申明：

(一)五國堅決要作出所需的努力，以爭取承認和尊重東南亞為和平、自由及中立地區，不受外來強國之任何形式干預；

(二)東南亞國家應該一致努力，擴大合作範疇，這將對各國的力量團結和親密的關係有所貢獻（註十三）。

如果要找出吉隆坡會議的具體決定，祇有一致同意本年三月間在馬尼拉召開高峯會議，及組織五國高級官員工作委員會，以爭取東南亞各國在宣言上簽字，並分配了爭取工作的任務——由泰國說服高棉、南越；印尼爭取緬甸、北越、馬來西亞爭取寮國。不過對高峯會議的受邀國家，非馬雙方尚有不同的意見：前者主張邀請亞洲各國；後者表示祇能限于東南亞國家（註十四），所以這次會議並無若何成就。

五 國際間對中立化宣言的反應

國際間對吉隆坡會議的反應如何？在東南亞國家中，除高棉已派有觀察員出席吉隆坡會議顯示贊同而外，在中立化宣言發表後，西貢首先表示不敢苟同（註十五）。仰光沒有發表意見，河內則立即表示贊同中立化主張，不過它已明白指出：「北越不反對東南亞中立化主張，祇要此舉是意味着龐大的美軍機構可以撤退。」（註十六）這無異說明河內所贊同的中立化，藉此可以使美軍全部撤出此一地區，以便它的部隊更可長驅直入。至于它侵入寮高越南的部隊是否撤回？由於河內根本沒有承認過它的部隊在國外參戰，自然無庸撤退。可見東南亞中立化，正好成爲共黨迫使美軍撤退的藉口。

寮國是在東南亞自由國家中最欣賞中立化宣言的，符瑪總理特于十二月十四日專程訪馬，與拉薩克討論如何實現東南亞中立化的主張？經過雙方三天討論後所發表的公報，除指出馬方對永珍決心維護日內瓦中立協議表示同情與了解；及符瑪表示歡迎拉薩克的中立建議而外，別無其他成就可言（註十七）。其實寮國的和平中立，業經一九五四及一九六二年兩次日內瓦國

際會議訂立保證，依然不免于戰禍，可見東南亞中立化縱使獲得國際保證，也不過是一紙空文。至于拉薩克心目中認爲影響東南亞局勢至深且鉅的匪、俄、美三國對東南亞中立化宣言的反應如何？華府在吉隆坡會議以前既已明白否認贊同此項主張，泰國不惜以政變排除附和中立主張的政客，以致對吉隆坡會議由熱烈贊同而頓趨冷淡，更顯示有華府的影響力滲雜其間。美國爲了維護其在此一地區的鉅大投資，自不會亦不能放棄對東南亞的防務，李光耀已有明白的指出，華府不贊同中立化主張的態度，可謂十分顯明。

莫斯科和北平都沒有反應，但正當吉隆坡會議揭幕的時候，印度特新訂的印俄友好條約支持進軍東巴，蘇俄的艦隊亦已乘機駛入了印度洋，這些無異是莫斯科對東南亞中立化宣言的一項反應。因爲印度是中立主義的宗師，不結盟國家集團組織的倡導者。到利害關頭，竟不惜與蘇俄結盟而進軍鄰國，讓俄艦直駛其海域，可見中立與不結盟，並不能限制蘇俄勢力的侵入，對吉隆坡會議，實屬當頭棒喝。

若問北平對東南亞中立化主張，何以周恩來在去年六月間向大馬商團表示贊同，至宣言發表後並無反應？這由於它所贊同的，祇限于拉薩克爲尋求達到中立化目標途徑的前一段——如採取中立外交，改善對匪關係，加入不結盟集團及牽匪進入聯合國，到它混入聯合國與開闢了匪馬直接貿易關係的目標已達，對中立化進一步的行動，便不能不多方顧慮而有所保留。

共匪向東南亞伸展其勢力，必須突破兩重障礙，其口號雖祇「反美」，但實際上「排俄」比反美更爲優先，由於美國對它的圍堵，祇能在鐵幕以外建築堤防，蘇俄對它的封鎖，則是從鐵幕內外建有雙重防線——從龍絡河內及各國共黨使之疏匪親俄，再拉攏各國政府和它建立貿易外交關係，並以協助各國政府防禦共匪而開闢其在此一地區的軍事基地爲目標。由北平製造經由河內加工的越戰，既使莫斯科因軍援北越而分去了它對印支共黨的領導權，巴黎和談，又促成東南亞各自由國家當脅於美國的不可恃以防匪，紛紛轉向莫斯科求援，所以美軍撤出後，如果此一地區各國，並沒有與它建交而祛除了對它輸出戰爭的恐懼，則正好使蘇俄勢力乘機而入，使它所遭受的威脅比美軍駐守更爲嚴重，這是北平不能發表贊成中立化宣言苦衷之一。

東南亞各國共黨武裝的國際關係，對莫斯科不及與北平血肉關係之深，

由此一地區與中國大陸壤地相接，除華人佔全東南亞人口十分之一而外，中南半島各國居民如泰、撣、佬人及其他山地民族，無不有其同族人留在中國西南，共匪在組黨的初期既早就將其組織伸入南洋各國，至竊據西南以後，更訓練各族青年滲入東南亞各國同族的共黨陣營以發動武裝叛亂，且藉近水樓臺的便利，竭力予以支援補給。當匪俄分裂時，它寧願與建有邦交的各國政府化友為敵以正面支援各國共黨「武鬥」，便可見它對各國共黨的重視，亦即它強調武裝暴力路線的來由。因此，北平如果公開贊同東南亞中立化主張，勢必使各國共黨武裝將因對它失望而被蘇俄乘機攫奪。這是周恩來雖向大馬貿易團長表示贊同中立化主張，但又不敢公開申明的另一苦衷。

六 北平對中立觀念的利用

北平對拉薩克所倡導的東南亞中立化主張，可以說是贊同而又並不能贊同。從對它有利的一面而言：諸如藉此利用馬來西亞外交轉向，使它與馬方訂立直接貿易協定，從而為雙方建立外交關係鋪平道路，以及爭取到對它混入聯合國的支持，這是周恩來對大馬訪匪貿易團長拉薩里威薩表示贊同的作用。然而他所擬訂的實現中立化過程與拉薩克的腹案正好相反，後者企圖由匪、俄、美先保證東南亞中立化，再由北平放棄對大馬的仇視，不干涉內政——即不支援馬共叛亂，然後開闢馬匪貿易，及逐步建立外交關係。前者則是促使大馬與它建立貿易外交關係而倒向其懷抱，再藉中立化保證迫使美俄勢力撤退，由其一手支持馬共而為所欲為。

我們有理由認為拉薩克的中立化主張，是上了共匪指使其在大馬的代理人所安排的圈套，拉曼所指出的巫統內部急進派，早就企圖促使大馬外交政策

支持美帝以阻止東南亞進步勢力的進展，且抨擊拉薩克反共、反左派，接續又稱他和周恩來的觀點不同（註十八），我們很難相信接受共匪豢養的施亞努，敢于公開發表他本人反對周恩來的意見，自屬出于北平的授意。其所以攻擊拉薩克及中立東南亞主張，目的在安撫馬共及各國共黨武裝，更由於出自施亞努口中，亦即說明反對此項主張，並不影響北平對它們武裝叛亂的支援接濟。再透露周恩來的不反對，其作用在附和河內，兼證實大馬商團的傳言並非造謠，以便他們更可以進一步影響拉薩克的外交路線再轉向於北平。

當前共匪在東南亞已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在六十年代由它根據武裝暴力路線所培植的各國共黨武裝，如一旦命令它們放下屠刀，以便它爭取各國政府的友誼，則勢必迫使它們轉向莫斯科求援；否則又無法祛除各國政府對它輸出戰爭的顧慮，不能倚賴美軍協防，便將納入莫斯科倡導的集體防衛組織，將它置于蘇俄南北箝制之中，所以它寧願美軍暫不撤出，但這種企圖又與河內大相違背，它曾經利用拉薩克東南亞中立化主張，騙取大馬與它改善關係——以訂結貿易協定而鋪平建交道路，又以馬共乘機展開攻勢，及其設在華南的「馬來亞之聲」電台，更加緊攻擊吉隆坡政府，使匪馬關係于訂結貿易協定後到此為止。

北平期望藉中立化主張，先與各國貿易和建交，使各國倒向其懷抱後再以保證中立而排除匪俄勢力，這是各國所不能接受的；大馬企圖北平保證中立而放棄對東南亞輸出戰爭，又是北平所無法接納的。所以拉薩克的中立化構想，祇能說是美麗的遠景，北平的利用，亦到了不可能再進一步的階段。

實現東南亞中立化目標的主要力量，要靠共同提出此項要求的東協五國的本身，這比大國的保證更為重要，首先是要各國有充實的防衛力量，一遇叛亂發生，立即可以敉平，無須外國援助，強國自沒有介入的機會。其次是五國之間，確實能團結一致，無須恃外援以戒備鄰邦，如果像印度一樣，雖高唱中立不結盟，但以東巴戰事進逼，終至與蘇俄結盟而出兵東巴，這說明

中立並不能保證大國的干預，是由于本身不能與鄰邦和平共處，並非大國強制介入。

就東協五國而言，馬來西亞本身便要靠五國聯防，及泰馬、馬印聯防以抵禦馬共叛亂，他如菲泰都是東南亞公約組織的成員，印尼也與蘇俄有軍援協定。至于美國在菲泰兩國的軍事基地，不願意放棄基地的，主客雙方都有同一的意願，曼谷和馬尼拉，又安肯以國家安全，寄託于空口的中立化保證？所以星加坡外長在出席吉隆坡會議時，曾經提出警告：「切莫相信任何人可以保障我們的安全」（註十九），印尼外長馬力克帶着兩位情報和安全將領出席會議，亦即告知出席的各國外長：北平莫斯科一直是指使各國共黨顛覆叛亂，保證中立化，並不能導致各國的安全和平。

泰國國家執行委員會主席他儂，當他納出席吉隆坡時向他請示，他明白指出：「東南亞中立計劃，須北平接受才能行得通」（註廿）。菲律賓總統馬可仕力主中立計劃須付諸亞洲高峯會議，且將會期預定在尼克森訪匪以前，其用意在促使華府與匪談判時，不得放棄對東南亞協防的任務，與大馬以要求美軍撤離换取匪俄保證中立的構想正是背道而馳，何況菲馬因沙巴爭執所引起的劍拔弩張情勢，雖經兩國當軸的多方努力而逐漸冷卻，但以菲南同教居民叛亂有由馬方支助的傳言，隨時有形成菲馬關係惡化的可能，星馬關係外弛內張，匪馬貿易既使星商喪失轉口利潤，更促使星政府為拉薩克引狼入室而憂心忡忡，這說明五國之間都不能不採遠結盟國以防近鄰的政策，又安能以中立化而不捲入強國爭奪勢力圈的紛爭？

東協五國在吉隆坡會議席上可謂同床異夢，而促成此次會議的，又是由於華府對匪政策的曖昧不明。至本年一月中旬，菲方宣佈根據吉隆坡會議所擬定召開的東南亞高峯會議決定延期舉行（註廿一），吉隆坡又透露：原擬設立的東南亞中立化工作聯合委員會，亦決定不予成立，由各國分別籌設研究機構，以探討中立觀念的可行性，以及此項觀念對本身安全與其他方面的影響（註廿二）。而馬來西亞總理拉薩克，亦于一月十九日答覆國會議員：「要求強國保證東南亞中立化，目前尚非其時」（註廿三）。此顯示中立化的工作，已因遭遇內外的種種困難而不得不中途擱淺，也表示華府並不因尼克森訪匪而放棄對東南亞協防的條約義務，且已取得了此一地區各盟邦領袖的信心。

註・（一） 本刊四卷六期黎世芬作「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

註・（二）、（三） 參閱本刊十卷二期拙作「馬來西亞新政府外交動向」。

註・（四） 參閱本刊十卷十二期拙作「尼克森訪匪對東南亞影響」。

註・（五） 七一年八月十五日星島日報載合衆社吉隆坡廿四日電。

註・（六） 參閱「中國大陸研究十七期拙作「共匪對馬來西亞兩線輸出」。

註・（七）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泰國「世界日報」。

註・（八） 遠東經濟評論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號 T · J · S喬治著 THE NET

RALISATION STAKES.

註・（九） 中央社華盛頓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九日電。

註・（十） 去年十一月十四日曼谷世界日報。

註・（十一） 去年九月廿日美國「新聞週刊」。

註・（十二） 去年十月廿三日法新社耶加達電。

註・（十三） 去年十一月廿八日「南洋商報」刊載之「五國宣言」。

註・（十四） 去年十一月廿四日「星島日報」。

註・（十五） 去年十二月二日合衆社西貢電。

註・（十六） 去年十二月二日法新社河內電，根據北越「人民日報」當天評論。

註・（十七）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南洋商報」。

註・（十八）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七日法新社北平電。

註・（十九） 去年十一月廿五日「南洋商報」。

註・（廿） 去年十一月廿三日路透社曼谷電。

註・（廿一） 本年元月十四日星島日報。

註・（廿二）、（廿三） 本年元月廿日華僑日報。

中共的文藝整風

王章陵先生著，全書計二六四面，24開本平裝一冊，舉凡中共摧殘文藝，迫害文藝工作者之罪行，無不羅列概括，并以文學與藝術尺度，予以批判。售價每本新台幣陸拾元整。